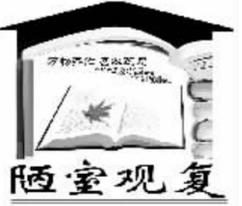


故乡已经慢慢淡忘了游子/可它还是我们无法割舍/梦牵魂绕 肝肠寸断的故事

# 时光的另一头……



## 规训范式下的幻想

欧阳

高考结束,招生开始。  
名校托大,收罗人才的意图依旧膨胀。不过据说这次有肩负责任的招生达人遇到了难题:不光是面临内地之外的学校拱括,连区域状元本身是不是人才也成了不容易判断的难题。  
按说呢,这个事情并非新鲜事,而是多年旧闻。早些年就有一份“中科院震惊调查”的报告,报告数据称:30年来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无一成为行业领袖,甚或有状元“下场悲惨”。这份质疑“人才”的报告证明了达人的疑问:状元是人才吗?  
也许吧,但人才未必就是状元,之所以面临困境,人们当然可以归罪于考试问题,但客观说,未必全是考试的问题。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本来是人本真的面目,奇怪的是,似乎在人才的评价上,这个道理不灵光了,大家都醉心于机械的测评系统。以高考而论,那些标准化答案能证明什么呢?很多时候,熟记于心“不用思考”和“没时间思考”的考生之间,到底有何区别似乎没有列入思考的范畴。  
撇开这些疑问,连作文都有公式一样的评判基准,比如议论文。师者曰:论点明确、典型例证,递进、并列以及正反论证,等等,当然,最好还有名言警句之类的粉饰。诸如此类的观点当然没错,时下的作文训练班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描写、引证之类的精华语言,而对人才来说,最重要的独立见解却失去了踪影。  
人们应该还记得“小鸟飞越大洋”的作文题材,浮力、比重什么的就不说了,以一个缺乏常识的师傅视野,想要判断人才真伪确实有点难。  
在义务,甚至高等的“被教育”实践中,僵化模式与个人陋见,以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些教育者的角度来看,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起步于先入为主的灌输教育没错,基础知识是必须的。学习、领会知识体系是基于上的一般概念,像文字识读、语词理解以及九九乘法原则等,是教育进阶的前提,问题是在相伴数十年的受教育过程中,培养孩童建构自己的认识识别能力,还是刻写无需思考的“知识”,我们恐怕没有真诚地去反省探索。  
相反,强制规范化无疑是很多学校的经验。国内有好学校的好老师就用尺子测量标定学生的字母书写,如以“印刷体”为标准,越矩的惩罚是不及格。写字工整自然很好,行为规范,比如坐姿等也是正当要求,只是当教育者要求在知识,甚或思想伦理范畴遵循标准(正确)答案的时候,追求的实质上是规范训练而不是启蒙,有悖书法之道的印刷体只会扼杀个性,更糟的是,其喻示着对程式化思维意识的痴迷——看似社会共识的启蒙难寻踪迹。  
不止于此,综观现行的评价和考试,连作文都规范化地失去了个人的想法和解读,还有什么不是对规训的奖励呢?  
在某些特定场域里,规训确实蕴含有无比的力量,例如军队,其实高考也是如此——标准答案的训练是如此重要。  
然而在背后,本质的意味却是规训者自认对知识的占有,教师自封灵魂工程师,学生是机器?这就大糟了;当您以上帝的身份出现时,所给出的一定是知识(作为疑问的解答,知识只能源于对已有答案的质疑和追问),而是法则,是屈服于权威的训练。规训之下,无论是无形的还是无声的,当潜移默化化的训导达成受训者用自己的思想锁链更强有力地约束自己的时候,“潘多拉的盒子”就不会被打开,别说创新,恐怕启蒙早已胎死腹中。  
如果我们不是在激发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而是在雕琢玩偶,在成长者那张可以画出最新最美图画在白纸上,任由规训毫无忌惮地剥夺启蒙的画笔,结果一定不会大好;就算真有“人才”,也会在诲人不倦的雕琢中,要么被树型为资料存储器,要么被烦成乔布斯——他很可能拒绝成为状元。  
“人才”找寻还真有点难。  
事实上,这个难题提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连所谓的名校都只热衷于捕获“人才”以充实校门的荣光,谁还会静心挖掘、启蒙人才呢?  
既然“名校”自己没能力培养出人才,还拿规训范式下的幻想来说事儿,有点多余……



极具美感和想象力。灵秀的面人可陈列观赏,也可作为装饰,为宴会增色添彩,有的还可食用。捏面人从遥远的历史中走过来,技法娴熟的师傅取一块配制好的面团,经捏、搓、揉、压、切、剪,随手便可将千姿百态的美呈现出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裡面人的师傅本事真大,小朋友也天天盼着他们到村子里来,因为不管天上飞的,还是水里游的,师傅一使手法,一个个抓心的小面人都能捏出来,为那时的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了无穷的乐感和色彩。

## 炊烟,也是一种文化(组诗)

徐安然

### 炊烟

年少时看它  
它是母亲的呼唤  
年老时看它  
它是遥远的老家

家乡的人看它  
它是风向标  
路人看它  
它有亲切的味道  
游子看它  
它会弥漫胸间  
酿成温暖的色调

世上的炊烟看似相同  
故乡与他乡的  
炊烟却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炊烟是一种文化

所处地域不同  
触目也会百味杂陈  
炊烟是风  
也是云  
它们合而为一  
就会幻化为雨  
所有的游子都会  
不由自主  
被它淋湿

### 我知道我老了

我知道我老了  
年青时无暇做梦  
现在每天睡梦漫长  
每天都徜徉在  
一个又一个梦乡

梦里可以亲吻故土  
看片片落叶堆积  
却没有一片记录  
当年稚声的歌唱  
唯有陌生的狗儿  
审视我的行囊  
和落满风尘的脸庞

偶有谁家的女孩高声  
拎起一个熟稔的名字  
竟撞起我胸中  
磅礴的轰鸣

我知道我的  
时空已经乱码了  
童年的那段时与空  
已经无法在老年对接上  
即使我游子归来  
也再找不回  
丢失的时光  
童年的池塘

看到几乎所有的老人都热切地梦回故乡  
培养学童建构自己的认识识别能力,还是刻写无需思考的“知识”,我们恐怕没有真诚地去反省探索。  
相反,强制规范化无疑是很多学校的经验。国内有好学校的好老师就用尺子测量标定学生的字母书写,如以“印刷体”为标准,越矩的惩罚是不及格。写字工整自然很好,行为规范,比如坐姿等也是正当要求,只是当教育者要求在知识,甚或思想伦理范畴遵循标准(正确)答案的时候,追求的实质上是规范训练而不是启蒙,有悖书法之道的印刷体只会扼杀个性,更糟的是,其喻示着对程式化思维意识的痴迷——看似社会共识的启蒙难寻踪迹。  
不止于此,综观现行的评价和考试,连作文都规范化地失去了个人的想法和解读,还有什么不是对规训的奖励呢?  
在某些特定场域里,规训确实蕴含有无比的力量,例如军队,其实高考也是如此——标准答案的训练是如此重要。  
然而在背后,本质的意味却是规训者自认对知识的占有,教师自封灵魂工程师,学生是机器?这就大糟了;当您以上帝的身份出现时,所给出的一定是知识(作为疑问的解答,知识只能源于对已有答案的质疑和追问),而是法则,是屈服于权威的训练。规训之下,无论是无形的还是无声的,当潜移默化化的训导达成受训者用自己的思想锁链更强有力地约束自己的时候,“潘多拉的盒子”就不会被打开,别说创新,恐怕启蒙早已胎死腹中。  
如果我们不是在激发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而是在雕琢玩偶,在成长者那张可以画出最新最美图画在白纸上,任由规训毫无忌惮地剥夺启蒙的画笔,结果一定不会大好;就算真有“人才”,也会在诲人不倦的雕琢中,要么被树型为资料存储器,要么被烦成乔布斯——他很可能拒绝成为状元。  
“人才”找寻还真有点难。  
事实上,这个难题提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连所谓的名校都只热衷于捕获“人才”以充实校门的荣光,谁还会静心挖掘、启蒙人才呢?  
既然“名校”自己没能力培养出人才,还拿规训范式下的幻想来说事儿,有点多余……

稳扁担,便“轰”的一声围过去,小时候拨浪鼓一响,我们村可真热闹,全村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跑都会跑过来。我先是到挑货郎的拨浪鼓感兴趣,它一边一个小耳锤,敲得人直抓心,充满了诱惑和甜蜜。我左瞧右看,真想上去摸几下,刚一伸手,就被挑货郎阻止了。挑货郎的大箱子真是一个百宝箱,里面果真有一个玩具拨浪鼓,红红的鼓面惹眼又诱人,我扭头就住家跑,很快找来一大把废物料,连姑姑剪下来的一截头发也拿过来,我终于有了特好玩的拨浪鼓。同村的小朋友兴奋地围住挑货郎,眼珠子溜溜地盯上几眼大箱子,一转身就“咚咚咚”往家跑。这家那家的墙角和柜角,小孩童都翻了个遍,凡是能用来交换的东西都找了出来。有的用废铁块换一个喇叭,有的用旧塑料换一个皮球,还有的换回一小块麻子糖,一个那高兴劲儿,真像喝了蜜。有一次我很想吃几个甜米团,玻璃罩下那一粒粒白色的小米花,被黄盈盈的糖浆粘成一个个小圆球,真是诱人,可家里找不到一点东西给货郎担去交换,于是我就心急地找母亲,母亲过日子节俭,一分钱也不舍得往外拿,嘴馋的我急坏了。这时爷爷走过来,二话没说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毛钱,我高兴得跳起来,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这真是一件无法忘的事。

货郎担给小孩子送去甜蜜和快乐,村里的小媳妇也会嘻嘻哈哈地走过来。她们会换一些生活上用得着的小东西,如小肥皂、衣服扣子和绣花线,那些妙龄姑娘爱美爱生活,是要打扮一下自己的,不是换把小梳子,就是换条扎头的皮筋,再就是换个小镜子和扑粉,老

奶奶也一个个踮着小脚往这里赶,她们要换的,不是火柴,就是顶针和线团。曾经的光阴里,拨浪鼓一摇,小村庄一片匆忙与欢乐。  
时代往前走了一大步,空调、冰箱一抬脚便走进了各家各户的生活中,乡村的日子也乐翻了天。村村村庄的巷子里,早就连货郎担的影子也见不到了,但那时,货郎担却是一瓢清凉的水,给寂寞的乡村送去的,是一份简洁的生动和快意。

捏面人

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时光的另一头,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似一片片粉色的小花瓣,在无邪的童年里晃个不停。昔日的乡村,人们安闲地在简朴的岁月里度时光。捏面人的师傅在村子里停住脚步,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直往孩子们眼里钻。红红绿绿的小面人色彩明快,逼真传神,姿态逗人。有的腾空,有的威凛,有的亭亭玉立,还有的特搞笑。一群顽皮的小孩子看得心里直痒痒。一个个爱玩的小孩子目光扫上几眼,一个转身便跑回家中。他们给大人要了零钱,一蹦一跳地又跑回来,围成一团,叽叽喳喳,指指点点。有的说“关公”好玩,有的却要个丑态猪

董国宾

货郎担

昔日的乡村热闹的事不多,货郎担一来,孩子们就像炸了锅,一个个揣着甜蜜的心思一下子围拢过来,宁静的村庄顿时卷起一层热浪。

货郎又叫货郎担,也叫挑货郎。那时的乡村,卖货人挑着箱子走村串巷,卖些针头线脑和小孩子好吃好玩的小东西。这行当在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很惹眼,也很有趣。小孩子手里没有一分钱,但随便找些废铜烂铁、旧塑料或牙膏皮,就能换回几样自己想要的小甜食和小玩具。那时的日子里,隔上两三天,就会有货郎担走进村子,小村庄立马生动起来,最得意的是一群疯玩的小孩童。

挑货郎肩挑一个大箱子,另一头是一个大箩筐。大箱子上有一个玻璃罩,里面是一些家用小百货,火柴、发夹、小肥皂、松紧带、擦手油、顶针、小圆镜,还有逗小孩子吃和玩的小东西,最常见的有花生糖、麦芽糖、麻子糖、甜米团和红红绿绿很是诱人的小糖豆,再就是一吹就哇哇响的小喇叭。红色塑料小公鸡,也是娃娃们最有趣的小玩具。挑货郎的大箩筐,盛满了从十村百户回收来的生活废物料,回去后换成钱,便可用来过日子了。

货郎担来到了村子,拨浪鼓雨点般响起来,先是“噔噔、噔噔”响两声,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又“当唧唧唧、当唧唧唧”地响上一大串,小孩子一个个心里直痒痒,挑货郎还没放



本文插图 赵春青

## 善人者,人亦善之

周倩

“地铁里,有人突然拦住你,说自己没带地铁卡和钱,想让你帮他买一张地铁票,然后他通过手机把钱转给你,你会不会帮他?”朋友问。

“你是不是遇上骗子了?最近听说有人在公共场所要求加你微信,然后窃取你的个人信息,你可要当心啊。”

前几天,朋友把他的遭遇告诉我时,我的回应一点也不友善。他瞪着眼睛,委屈地说:“我昨天出门忘带卡和钱了,在地铁里来来回回问了好几个人,都没人理我。”他边说边手舞足蹈地冲我表演,“我还没张口呢,别人就本能地往后退,冲我摆手,赶紧走掉。”看到他抓狂的样子,我心仍有余悸,转而安慰他:“哎,也不能怪别人,毕竟现在骗子都长得不像骗子。”

那后来呢?我问他。“后来我都不抱希望了,心想再问最后一个,鼓起勇气靠近一个低头玩手机的小伙子,他竟然答应了,我千恩万谢,加了他的微信,他帮我买了票,我把钱转给了他。”朋友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只有感叹:“天哪,遇上好人了呀。”“我该给他再发个微信,郑重地感谢一下他。”朋友像在征求我的意见,又像自己拿定了主意。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好多温馨的画面。

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待久了,人就会觉得憋屈,连顺畅的喘一口气都变得极为难得。气不顺了,渐渐地,人心也会跟着狭隘。公交车上,地铁里人多时,因为一句口舌,可能就会大动干戈。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吵得面红耳赤。

最近,北京城的气温居高不下,炽热天气下,人的心情更是如火上烤一般焦灼。那天中午我顶着大太阳去楼下买袋盐的工夫,就目睹了一场因为1元钱而引发地争吵:一辆白色轿车在小区停车场临时停靠了1小时40

分钟,按照规定,小区临停车位2个小时收费1元钱(而一门之隔的马路边上停车位一小时10元钱),保安问车主要1元钱,车主不干了,说我没停够两个小时,你凭什么收我1元钱,两人火气都有点大,车主下车要了监管电话,扬言要打电话投诉保安。来回争吵了几番,当我走进楼里的时候,还听见他们近乎歇斯底里地愤怒。  
为了1元钱,至于吗?事后想想,真是不值当的。但当时在气头上,就不是钱的问题了,是原则问题,是非曲直问题,是有没有徇私舞弊的大问题。必须把事情弄清楚,还我一个公道!这是当事者的想法。问一旁旁观者怎么看呢?两人都火气太大了。1元钱的投诉,假如保安真的弄丢了饭碗,轿车车主过后想想,自己倒是一时解气了,但却让一个打工者失业了,会不会觉得于心不忍?保安也会后悔,收取停车费是一份服务性的工作,服务好关键就是态度好,假如自己语气缓和一点,可能就不会惹这么大的麻烦了。  
一言之差,重于千金。我们每天虽然行走在熟悉的街道上,逛着同一家商店,坐着同一条地铁线,然而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却是不一样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人,这些路人和发生的事情组成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我们无法预知遇上什么样的路人,碰上什么样的事情,但作为生活的主角,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  
善人者,人亦善之。很多时候,面对一个人,因为看人角度、身份的不同,我们对彼此也会有不同的期待。譬如说,我是一个成年人,地铁里给老人小孩让座、银行里排队办事、单位里尽职尽责,是大家对我的期待;可有一天,我带小孩出门,我就变成了一个妈妈,去超市买菜,排在前面的大妈说:“你先结账吧,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早晚会吃儿都没事。”早晨去买油条,大爷说:“刚炸好的油条先给你,孩子都饿了。”我心诚地说:“没事,我也不着急。”可大爷大妈不让,坚持让我先走。被人帮助心里就会暖暖的,转身教育女儿,以后咱们也要大度一点,帮助别人首先从不与人斤斤计较开始。  
孩子学得快,吃完早饭后去楼下玩滑梯,正碰上一个小男孩迎面过来,两人僵持了一分钟,女儿自动退到一边,说:“你先玩吧。”她抬头,与站在不远处的我,四目相对时,我伸出大拇指,给了她一个大大的赞。



## 戴云山深处,有个“北漂”艺术馆

黄乐永

横贯福建中心腹地的,是戴云山脉。在海拔1800多米的雪峰深处,一处古色古香的原始村落,一个以旧院落改建的现代雕塑馆,这就是“未遂美术馆”。

是谁,为什么要到这深山古岭里来,建一个现代艺术馆?  
村里人也感到困惑,一个好好的陶瓷雕塑馆,为什么不生在城里?谁愿意爬这么高的山来买这里的陶瓷呢?

进入农家宅院,发现宅院除了墙壁出现一些色彩与装饰的变化,一切还是老样子,天井、灶台、厅房,都原原本本的,只是多了几个系列不同主题的雕塑作品。进入大门,从前廊到天井,是一组叫“风马秀”的铜雕马,件件夸张变形,虽然是马,却集了百善的元素,个个膨胀欲飞,仿佛就要从天井飞去。  
在大厅,一张老圆桌被改造成了小戏台的模样,上面是一组叫“戏剧人生”的青瓷雕

塑作品,五位台老生,只有行头装扮,没有面目形象,却个个做着经典造型,栩栩如生,仿佛听到他们在伊伊呀呀开腔念唱。厅房的两边,是一组“青瓷仕女”,唐宋女子的样子,五官省简到极致,却个个顾盼生姿,各个取的名称,竟是宋词的词牌名。整个厅房,竟是个大戏台了。  
进入厨房,在灶台与餐桌上,是一组名为“迷香”的白瓷女性形象,她们或跪或立或坐,一个个头顶一朵形彩飘逸的云朵,而这些女子的形象,既不是传统的工艺造型,也没有现代的三围特征。  
原来,陶瓷雕塑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将泥巴线条,造型做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泥巴自己自然垂落而成,可以用如此丑陋的面目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美,不让人看到更多有意而为之的“功夫”。而其间真正的功夫,是东西方雕塑语言不着痕迹的融合,细品又一语难尽。  
带着满腹的疑问,在村里找了个当时帮着建艺术馆的木匠“准头”。村里人说,“准头”与馆主接触最多,他最了解馆主了。

“准头”听说来意,一方面很得意,他觉得这事让他在全村显得很有面子,一方面他又很不好意思,觉得除了以下内容,不能告诉我们更多。  
“准头”说,馆主是从北京来的,名叫陈云贵,他自己说他是叫“北漂”的那种人。这个人本来是德化出去的一个陶瓷工人,但他突然不干了,一路去读书,读到清华美院的雕塑研究生。  
在德化县城的陶瓷职业学校,笔者见到了馆主。陶瓷学校,是他在北京与戴云山之间来往的一个落脚点。学校邀他做一个工作室,目的是想给将以陶瓷为业的孩子们打开一个窗口,让他们看到泥巴还可以有别的做法,有更纯粹自然的表达。  
陈云贵说,他的北漂,是学习,也是思考。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在做什么。“做一个身心相符的艺术家是我的梦想,对,身心相符。”陈云贵觉得,艺术创作就是持续的身心相逐。对于梦想来说,创作永远是“未遂事件”。  
原来,“未遂美术馆”是这个意思。

### 聊城站注册“心悦水城”文化服务品牌

本报讯 山东聊城火车站作为江北水城的重要窗口,努力塑造车站服务新形象,推出融入江北水城地域文化的“心悦水城”文化品牌,成为聊城市首家注册的企业服务类品牌。  
“心悦”旨在以自身全心的服务通达乘客内心的愉悦,最终悦人悦己;“水城”代表江北水城,聊城境内因穿越京杭大运河、徒骇河及东昌湖等水域而得“江北水城”之名。品牌标识呈“心”字造型,又像实验图案和飘动的丝带,代表着爱心、热情和真诚。聊城火车站融注地域文化,秉承“上善若水”“利物而不争”等良好的品质风格,注册“心悦水城”文化服务品牌,旨在以水为镜,全面提升服务品质。  
(刘自谦 刘士华)

